

璩咸蒿 著

岁月如潮

华艺出版社

岁月如潮

瑾咸蒿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如潮/瑾咸蒿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0

ISBN 7-80142-246-5

I. 岁… II. 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191 号

岁月如潮

作 者: 瑾咸蒿

责任编辑: 梅 雨

装帧设计: 孟朝霞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印 刷: 北京义飞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2-246-5/I·140

定 价: 24.8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雪还在下。

飘飘洒洒的雪花一夜不曾停止，把北国隆冬壮丽的景致一下子全都装扮到这座海滨小城里了。

这场铺天盖地的大雪，着实让那些生活在幸福里的人们欢呼雀跃，然而，对于周天顺一家来说，它却无疑是一场灾难。

昨天夜里，周天顺一阵呕吐之后，又陷入了昏迷状态。妻子和女儿哭叫了半天，他才慢慢地醒了过来。醒来之后他就双手抱着脑袋叫嚷着头疼。

妻子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劝慰他说：“他爸，就再忍一忍吧，天转眼就亮了，天一亮咱就去医院，啊。”

周天顺忍着疼痛，摇了摇头：“不去，再也不去了，要死，干脆就死在家里吧，倒落得个净便！”

妻子说：“你都疼成这样，老在家里挨着哪成啊，咱就再去试一试吧。”

周天顺叹口气说：“去又咋样？拿不出钱还不得照样回来？”

妻子无奈，便从抽屉里翻出一大把白条子，亮给他看：

“他爸，你甭愁，咱有钱，咱有钱啊，咱这里有一万多块呢！”

周天顺看一眼那些白条子，叹了口气，然后恨恨地说：“一个子都要不出来，100万也是一个零……”

妻子说：“有这条子咱就不愁钱。你给他们干了活计，他们就该付给咱们工钱，走到天边也是咱们的理。再说，你要不是为这事上火，你也不至于从那么高的梯子上摔下来。按说，你这医药费也该他们几个厂子给咱包着！”

“唉，该，该就行吗？这世上该着的事多着呢。”周天顺有气无力地说。

妻子看了他一眼，便不知再说些什么好了。她想了想，便眼睛一亮地对躺着的丈夫说：“前几天我和艳红去找过林书记了，林书记答应帮咱要钱。”

“真的？”

“爸，是真的。”女儿艳红说：“是林书记亲口答应我妈的。”

周天顺闪亮的眼睛不由得又黯了下去：“林书记倒是个好人哪，可，可是，她一个毛纺厂的书记，咋能管得了别人家的事？”

妻子说：“再怎么说明人家也是个书记，到哪儿都比咱的脸大。要不啊，这些钱，就是猴年马月也别指望着要回来了。”

周天顺在妻子的劝慰下，总算慢慢地睡着了，然而，到了早上，他却还在一个劲儿地昏睡，一直也未能醒过来。于是妻子就慌慌地叫起左邻右舍，把他急急忙忙地往医院里送。

周天顺原本是东海毛纺厂的职工，还在厂里当过多年先进，只因上了些年纪，又没多少技术，几年前就在厂里的优化组合中下了岗。下岗之后，他先是轮换着给几家厂子看过几天大门，后来受人启发，就自己支起摊子去干起了个体，专门给

附近的一些厂家刷刷房子刷刷墙，想多挣上几笔钱，好供女儿艳红上大学。这一带是东海市的工业区，厂家倒是门挨门户靠户的不少，刷房子刷墙的活也常年不断。可天大的问题就是干完了活工钱难要。这些年，人不知是穷还是学精了，一些说了算的人干什么都兴给平民百姓打白条。这不，周天顺苦挣苦扎地干了一年多，从理论上讲，他挣下了一万多块，可是真正拿到手的却只是妻子从抽屉里掏出来的那把白条子。周天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该他钱的都很横，他这个要债的却反倒成了孙子。那一天，他越想越上火，一口气没上来，就从高高的梯子上摔了下来……

地上的积雪已经很深了，天上的雪花还在迷迷漫漫地下。出租车碾出了一片喀嚓喀嚓的声响，但车身却仍然像蜗牛一样地爬行，直把车上的人急得头上冒汗心里窜火。

“师傅，你能不能开快点？我们可是急病号啊，耽搁不得。”东海毛纺厂政工科长赵永青焦急地催促着。

“是啊，师傅，你就开快点吧，俺求求你了。”周天顺的妻子也在央求。

司机不耐烦地说：“你们咋呼什么？你们急，我也急。没看到前边的那些车吗，都在那慢慢地拱呢，总不能睁着眼往人家的车旌里钻吧？你们实在嫌慢的话，那就干脆下去搭别的车好了！”

一车人忍了忍，只好不再言语。

出租车又在雪地上拱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拱到了医院。

急诊室的值班医生正在一张纸上悠闲地画着一幅女人的半裸体漫画，他半天才抬起头，一看是周天顺一家，马上就火了：“你们搞什么搞？前天不是才刚刚出院的吗，怎么今天又来了？”

周天顺的妻子说：“大夫，我们老周的病你们压根儿就没治好，昨天夜里，他又晕又吐，到现在还都没醒过来。大夫，你就行行好救救他吧！”

周天顺的妻子甚至壮着胆子去拉了拉值班医生的衣袖：“大夫，求求你，行行好吧。把俺们老周救过来，俺们一辈子都忘不了你啊。”

值班医生不耐烦地甩开她的手说：“我倒是想行好，可住院治病得拿钱啊。哎，我说你们拿钱了没有？有钱我就把病人收下。”

政工科长赵永青说：“大夫，救人要紧。你先把病人收下，钱的事我们马上就去想办法。”

“那不行。”值班医生这才放下手中的画，终于站了起来：“你们东海毛纺厂的那些老病号已经欠下我们医院几万块钱的医药费了，我们院里有规定，今后凡是你们东海毛纺厂的病号，不带现金，一律不收！”

赵永青说：“大夫，我们厂是大型国营企业，再怎么穷，也救得起一个病人，你先把我们周师傅收下来进行抢救，我马上去找厂领导弄钱。”

值班医生极不满地瞅了赵永青一眼：“你是干什么的？说话这么轻巧。你这不是成心想砸我的饭碗吗？实话告诉你吧，今天他就是我爹，没钱我也没法。不信，你找我们院长去！”

周天顺的妻子急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她赶紧从兜里掏出那把白条子递给值班医生：“大夫，我们有钱，我们有钱啊，这些都是俺们老周给人家刷房子刷墙挣下的，有一万多块呢，俺全给你们行不行！”

值班医生斜着眼看了一下那些白条子，然后不屑一顾地说：“笑话，你以为我们这里是法院啊，想让医院去帮你清理

三角债？亏你想得出来！”

正说着，一位年长的大夫从远处昂首阔步地走了过来。

值班医生赶紧收住喉头，悄声地说：“哎，我们院长来了，有本事你们找他去。”

院长五十来岁的样子，戴着一副宽边眼镜，倒背着双手，看上去既威严而又极有风度。大家如遇救星，赶紧围了上去。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院长正感觉良好地信步走着，见有人突然向他围拢过来，骤然一惊，顿时乱了方寸。

周天顺的妻子扑通一声跪在院长的眼前，声泪俱下地说：“院长，你就行行好，救救我们吧，我们老周眼见着就不行了，再不抢救，他可就真的醒不过来了……呜呜……”

“起来，起来，你这是干什么？”院长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然后反感地皱起了眉头：“真不像话，你们怎么能来这一套呢，把我们当成国民党了？”他皱起眉头看了倚着急诊室门框看热闹的值班医生一眼，不满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弄成这样？”

值班医生赶紧颠颠地跑过来，在他的耳旁嘀咕了一番。

院长的脸马上就拉得老长。他走到急诊室门口，掀开被子看了看躺在走廊连椅上的周天顺一眼说：“不要紧，一下子还危险不到那里去。”然后就向值班医生挥挥手：“抓紧时间按规定给他们处理处理，老这样在这里影响不好！”说完就赶紧走掉了。

赵永青说：“大夫，院长都发话了，你怎么还不赶快给病人采取措施？”

“是啊，你他妈的到底有没有人味？”几名老工人早就压不住火了。

值班医生懒洋洋地说：“是啊，院长是发话了，可他是让我按规定把你们撵走，我没撵你们就够意思的了。事到如今，你们啥都别说了，要不，回去拿钱；要不，赶快把人抬走。没听院长说嘛，老这样在这里影响不好。”

“你们医院他妈的怎么这样混帐？”

“是啊，见死不救，这驴操的医院，真他妈的欠揍！”

“我看他妈的也是。”值班医生说：“医生欠揍，院长欠揍，这驴操的医院更是他妈的欠揍！不过，欠揍也没法，我们也得挣钱吃饭，我们也捞不到天上掉馅饼。一句话，所有的人都他妈的欠揍！”

周天顺的妻子万般无奈，俯到周天顺身上就悲哀地哭了起来：“他爸，这可怎么是好啊，你当了那么多年的先进，咋老早就下了岗？如今又病成这样，却管也没人管你了，咱们怎么就这么命苦啊？”

周天顺的女儿艳红也摇晃着昏迷的父亲跟着妈妈哭了起来：“爸爸，你醒醒，你醒醒啊！爸爸，你快好了吧，你好了，咱们就谁也不用求了。”

这母女俩凄惨的哭喊像无数把锥子一样，无情地刺疼着那些善良正直的人们，许多人围了过来，都在为她们愤愤不平。值班医生见状，索性把急诊室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他把自己关到了良心以外的地方。

赵永青没法，看了看表说：“现在厂里已经上班了，嫂子，你们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去给厂里打电话，看看厂里能不能送些钱来？”

赵永青很快就回来了。

“怎么样？电话打通了没有？”大家焦急地问。

“打通了。”

“厂里怎么说？到底给不给送钱？”

赵永青摇摇头，叹了口气：“林书记在市里开人代会，主持工作的张斌厂长说厂里一分钱也没有，他要咱们自己想办法。”

几位老工人一听，顿时就愤怒了：“他妈的张斌，他是在说人话还是在放狗屁？我们有办法还用得着找他吗？”

“这些王八蛋败家子，要不是他们瞎折腾，那么大的一座工厂咋就连职工看病的钱都拿不起？”

“拿得起他们也舍不得拿！他妈的，医院见死不救，厂里也见死不救，难道咱们工人的命就这么贱吗？”

一位青年职工愤愤地说：“我看干脆把周师傅抬到厂里去，再怎么着，他也是东海毛纺厂的职工，是死是活，就让厂里的头头看着办吧！”

青年职工的提议马上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对，就抬到厂里。要死就死到厂里去！”

“死到厂里也白死，张斌算个鸡子！现在市里不是正在开人代会吗？要抬就干脆把周师傅抬到人代会上去，也好让那些当官的知道知道咱们平民百姓活得有多难！”

“对，就这么着，就去人代会！”

于是，几个人就去找来一副担架，七手八脚地抬起周天顺，吆喝着就要去市里冲击人代会。

周天顺的妻子顿时没了主意：“哎，等等，等等，等一等！”

青年职工说：“嫂子，还等什么？再等，周师傅可就真的没救了！”

“这，这样不好吧？再说，这大雪天的，我们老周他，他也受不了啊。”

“嫂子，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要救周师傅，没别的法了，就这一条路了。快走吧！”另一位中年职工也急急地催促着。

赵永青心里一直很矛盾，起初，大家赌着气要把周天顺抬到厂里去，他并没有反对。张斌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着实让他气愤。但此时，大家又闹腾着要把周天顺抬到人代会上，他就感到事态有些严重了。作为一个大型企业的政工科长，他自然知道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再不出面做工作，一旦出了什么差错，大家都难看。于是，他马上上前去拦住了大家：“大家不要乱来，我看要抬就先把周师傅抬到厂里去吧，厂里不解决咱们再去人代会也不迟。”

青年职工说：“怎么了赵科长，还没上阵你就先害起怕来了？你要是怕丢了你的乌纱帽，那你就别去，可你也别拦着我们呀！哼，这年头，不管大小，是个官就知道护短了。”

赵永青说：“我倒不是害怕，也不是去给谁护短。可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把昏迷不醒的周师傅抬到人代会上，万一耽搁了时间，闹出了人命，那将要造成多坏的影响啊？”

“影响？我们要的就是影响。”青年职工说：“没有影响，他们当官的哪里还知道我们老百姓的辛酸苦楚？妈的，老子30还不到，可退二线都两年多了，你说这是哪家子的道理？管他妈的是生产过剩还是重复建设的了？凭什么他们当官的没弄好的事却硬让咱们工人来承受灾难？老子早就想出出这口恶气了！”

一行人不由分说，抬着周天顺出了医院就冒着风雪向正在召开人代会的东海宾馆奔去。

赵永青没法，赶紧去给主持东海毛纺厂工作的副厂长张斌打电话。然而，张斌却在电话里冷冷地说：“赵科长，你甭管，反正也不是咱们厂里组织的。你就让他们闹去，能闹出个名堂

来，说不定咱们东海毛纺厂所有的问题就能彻底解决了。”

赵永青放下电话就狠狠地骂了一句：“张斌，你他妈的真混！”赵永青知道，这件事只能去找厂党委书记林之华了。可林之华正在市里开人代会，怎么找她啊？赵永青无暇多想，冲到门外就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师傅，赶快去东海宾馆！越快越好！”

.....

东海宾馆。

东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正在这里举行。大会已经接近尾声了，所有与会代表正集中在宾馆礼堂，准备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市长选举。在正式投票之前，大会执行主席就市长选举的若干问题正在向代表们作进一步地说明。

李厚民去年年初才从外地来到东海市挂职副市长，半年前，他又打报告申请，把关系正式调到了东海，并在市委书记顾大鹏调到省里工作，市长张燕铭担任了东海市市委书记之后，成为东海市的代理市长。此时，他就在主席台上同市委书记张燕铭并排而坐。

对于此次选举，李厚民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从各种迹象上来看，他的当选都不会成为问题。通过一年来的工作，他在东海市的良好形象已基本上树立起来了，而且在普通百姓中的口碑也极佳。从此次会议上来看，代表们对他李厚民的反映也是相当不错的。代表们在分组讨论时，对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褒过于贬。尤其是对他在担任代理市长期间所采取的几项重大举措和他在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本届政府争取不再有职工下岗的口号，更是大加赞赏。一想到自己马上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东海市大显身手地干上一番事业了，李厚民的心中就充满着自信和激动。他抬起头，向上推了一下

鼻梁上的那副金丝眼镜，然后就微笑着看了看下面的代表席，颇有些踌躇满志的感觉。他的目光突然与坐在代表席前排的东海纺织公司总经理李雪梅相遇，他不禁冲李雪梅点了点头。但李雪梅却倏然就把目光闪开了。她并没有看到他的示意，这多少有些让他感到遗憾。

坐在市委书记张燕铭另一边的是东海市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钱宝彤。此时，钱宝彤的心情却没有李厚民那样得意和洒脱。在整个会议期间，钱宝彤的那张脸始终都是阴沉沉紧绷绷的。作为东海市领导班子里的元老，在这样的会议上做出这样一副姿态，无疑是在向人们表示着他的愤慨和不满。其实，钱宝彤的这副表情并非始于此次人代会。早在半年之前，李厚民半路上抢走了他代理市长的桂冠之后（最起码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就情不自禁地变成这样一副尊容了。

半年前，东海市市委书记顾大鹏调往省里工作，市长张燕铭接替顾大鹏担任了东海市新一任市委书记，这是名正言顺无可非议的事。但是，张燕铭腾出来的市长职位，顾大鹏明明讲好了是要由他钱宝彤来接替的，不管是顺理成章，还是约定俗成，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然而不知为什么，省里却并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让他出任东海市的代理市长，而是把这个角色给了半路而来的李厚民——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气得他一怒之下就住进了医院。这口气一直让他憋了半年多，差点儿没把他憋死。好不容易才盼到了这次人代会，盼到了这次换届选举。他想，就凭他钱宝彤在东海市的根基，他不相信他会竞争不过一个半路而来的李厚民。不管怎样，钱宝彤都不相信李厚民在这次选举中能顺利地通过半数。因为在东海这块地盘上，他和顾大鹏已经苦心经营了7、8年，副处级以上的大都是他们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况且，半年前顾大鹏临走

时，他们又突击提拔了一百多名处级副处级干部，而这些人又大都是此次人代会的代表，他相信这些人大都不会去投李厚民的票。想到这里，钱宝彤心里禁不住浮起几丝得意，他不由得想起了一句俗话：打不着鹿，也不让鹿吃草！哼，李厚民，咱们就走着瞧，究竟鹿死谁手还说不定呢！于是，钱宝彤也把那紧绷绷的目光不断地在代表席的前几排上扫来扫去，并在心里暗暗地揣摩，这是谁的人，那是谁的人；这个人会投李厚民的票，那个人会投他钱宝彤的票。但当他的目光几次落到东海纺织公司总经理李雪梅身上时，他却一直吃不准李雪梅究竟会投谁的票。李雪梅是东海市为数不多的几位风云女性之一，她所掌管的东海纺织公司可是东海市最大的工业公司。所以，她的态度和倾向也将是一份举足轻重的力量啊。然而，钱宝彤暗自揣摩了半天，揣摩来揣摩去，他都觉得这李雪梅肯定是会投李厚民的票。因为李厚民在担任代理市长的半年之中，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解决纺织系统的一些疑难问题上。尤其是李雪梅制定的那个让东海毛纺厂分流转产的方案，得到了李厚民充分的肯定和大力支持。一想到李雪梅会投李厚民的票，而不是投钱宝彤的票，钱宝彤心里骤然就浮升起一股愤怒和厌恶。他用力地剝了李雪梅一眼之后，就移走了目光，再也不去看她了。

李雪梅的确像钱宝彤猜想的那样，她那一票无疑是要投给李厚民的。不仅如此，她属下的那几位人大代表的票也将毫不犹豫地投给李厚民。即便是这样，她对李厚民的能否顺利当选，却依然不像李厚民自己那样自信，甚至还产生了一些忧虑。因为她发现，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有不少人在私下里串联，搞起了非组织活动，公然诋毁李厚民；公然为常务副市长钱宝彤拉选票。那些人说李厚民夸夸其谈，只会纸上谈兵；还

说什么李厚民书生气十足，是典型的绣花枕头。让他这样的人来当东海市市长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他们还说什么钱宝彤德高望重，是东海市的元老，有威信有魄力，对东海市的情况又了如指掌。如果能让钱宝彤来出任东海市市长，那则是东海人民的福气……

哼，福气？李雪梅不禁在心中暗暗地哼了一声。心想，钱宝彤是东海市的元老不假，可他算什么德高望重？他在东海市当了这么多年的副书记、副市长，除了每天当当酒陪和新闻演员之外，他究竟给东海市做了些什么？李雪梅崇尚的是做实事的人。所以，她心里向来瞧不起钱宝彤这样只会板着面孔，只会指手画脚当官的人。别看他常务副市长。

昨天晚上，李雪梅就憋着一肚子气，特意叮嘱自己属下和熟悉的几位代表，要大家不要上那些人的当。今天早上开会之前，她又再次叮嘱大家，坚定不移地投李厚民的票。刚才，她虽然没有同钱宝彤的目光直接碰撞，但她仍然能感受到钱宝彤在远远地看她。她甚至还准确地感受到，钱宝彤用力地剐了她一眼。她在心中冷冷一笑，不由得又回过头去看了看坐在后面几排的东海毛纺厂党委书记林之华。直到林之华向她微微颌首以示明白她的用意之后，李雪梅才放心地回过头来。

.....

赵永青赶到东海宾馆礼堂时，大会工作人员和警卫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入会场。

赵永青说：“我是东海毛纺厂的政工科长，我找我们林书记有十万火急的事。”

工作人员说：“别说十万火急，就是百万火急也不行！”

赵永青说：“你们不让我进去可以，那你们去把我们林书记叫出来吧，我真是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要马上向她汇报。”

工作人员说：“马上就要投票选举市长了，我们也不敢随便地进去走动叫人。你等到大会休息时再找吧。”

赵永青不由得急了：“你们怎么就这么教条呢？我们厂有十几名职工抬着一个昏迷不醒的病人马上就要来冲击人代会了，你们不让我去报告，到时候出了乱子你们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工作人员一听，果然不敢怠慢，赶紧领着赵永青进会场去找林之华。赵永青看了看，远远一指，工作人员就弯着腰走过去把林之华给叫了出来。

“赵科长，什么事这么急？”林之华见赵永青跑到人代会上来找她，不禁吃了一惊。

赵永青赶紧把她拉到一边，简要地向她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林之华一听，脑子嗡地一下懵了。她慌慌地问：“他们现在走到哪里了？”

赵永青看了一下手表说：“我想他们现在差不多就要到了。”

“快走！”林之华也顾不得投票选举的事了，飞身下楼就上了马路，踏着厚厚的积雪就狂奔起来。她连连摔了几跤之后，索性把碍事的围巾也扔掉了。她心里此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赶快去截住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去冲击人代会！

几分钟之后，林之华终于在离东海宾馆不远的地方截住了那些人。她挥舞着双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停下，停下！大家赶快停下！”

人们骤然看到一个热气腾腾的人挡住了去路，并要他们停下来，顿时就怒火中烧。当他们发现来人竟是厂党委书记林之华时，不由得全都愣住了：

“林书记？”

“林书记，你，你怎么来了？”

林之华赶紧跑过去看了看担架上的人，然后一个一个地审视着那些抬着担架的人，她说：“你们好糊涂啊，怎么可以拿着周师傅的生命做赌注呢？”

“林书记，俺可怎么是好啊？”周天顺的妻子见到林之华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拉着她的手就抽泣起来。

林之华说：“嫂子，你让我怎么说你呢？你好糊涂啊？真是把周师傅给折腾出个三长两短来，你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中年职工说：“林书记，我们也是被逼得没法子才走这条路的，厂里不管，医院也不管，这不是成心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就是嘛，如其等死，那还不如去找找上级呢？”有人马上随声附和。

林之华说：“如果耽搁了时间，出了人命，找谁都没用。大家听我林之华一句话，赶紧把周师傅抬回医院去抢救，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

青年职工说：“抬回去也没用，人家要钱！”

林之华说：“钱的事我来解决，大家只管把周师傅抬回去就行了。”

青年职工讥讽地说：“林书记，你行吗？现在可是时兴厂长说了算，你这当书记的话，究竟能有几两重？”

林之华看了青年职工一眼说：“我的话究竟有几两重，这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周师傅抬回医院去进行抢救。”

青年职工的牛劲上来了：“我说书记同志，我们眼看就到